

書叢小科百

史語界世

著華里柏
譯均天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百 科 小 叢 書

世 界 語 史

柏 里 華 著
天 均 譯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譯者識語

(一) 本書是從世界語原文譯出的。原書現已出了兩卷。第一卷講述世界語的創始及其初期的運動(Deveno kaj Komenco)，自一八八七年起至一九〇〇年止。第二卷講述世界語運動(La Movado)發展的情形，自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二七年止。本書即為原書的第一卷。至於第二卷，俟有機會，當繼續譯出，以餉讀者。

(二) 本書繙譯以直譯為主，間有不便直譯的地方，便參以意譯。原書的註解除刪去一條不關重要者外，概行譯出，至譯者所加的註解，則寫明『譯者按』三字，以與原註分別。其中原文有一二不便閱讀之處，便由譯者加以伸說，凡譯者所加之詞句，特以括弧（即「」）標明之。

(三) 本書作者柏里華 (Edmond Privat) 博士是現在著名的一個世界語學者。

他的文筆極其簡潔，輕鬆而矯健，譯文不及萬一，只求達意而已。至譯文的粗劣，和不可避免的錯誤，希望閱者加以指正！

（四）本書譯完後，曾由繼業同志替我細心校改一遍，我特在這裏對他表示我誠心的感謝。

一九三〇年三月，天均識於廣州。

原書第一版作者自序

Antaŭparolo al la unua eldono

這本歷史的大部分本來已造好有兩年之久，現在此書乃由萬國世界語書店出版。世界語的二十五週年慶祝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這篇手稿得以完成和印發出來。這個週年紀念日或者可以在一班世界語的新信徒中間產生一種值得讚揚的志願，即欲瞭然知曉世界語運動的初期狀況，而他實在又可以鼓舞起在已經走過的路上徘徊觀望的一班老同志。

起初世界語如何產生，如何發展，這些情形，有不少的世界語學者要想知道而又沒有能力把那些重要的文件拿來自己去研究。我現在即想將這些情形向他們詳述一番。

我的主要的目的是在於幫助他們，我現在把這本書獻給他們，這是很愉快的爲着

他們費了長久的工夫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有些人在研究世界語時，正想得到些關於世界語歷史的知識。本書對於那些要作講義或作演講的人最爲有用。我相信因爲必要書籍的欠缺（註一）就是大多數良好的——或是很聰明的——世界語學者，對於這些事實也往往茫然不知。所以我久欲寫就此書，老早我就覺得而且證明拿來作教授的沒有什麼好得過歷史了。

此書所述，只及於以現在爲止的世界語史之上半部而已。第二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二年）則待諸稍後方能出版。初期的情形比較少人知道而又較爲有趣味，在這個時期內，世界語生存於這廣漠的世界，尙未公開，卻造就了他創始的諸種成例（*tradicioj*）了。至於第二期的呢，便無論那個曾經自己參加過這時期世界語人羣（*Esperantista popolo*）的公開生活的，要是執筆起來從事敘述，也只有覺得困難萬倍。

可惜今日只有少數曾在初期艱難困苦的工作中盡過任務的世界語學者還生存在世。對於這些初年的先驅，我表示我敬仰的感激的心情。倘他們中任何一個把此書打開一

讀，我要請他們恕我的膽大妄爲，恕我不可或免的錯誤。我虛心地請求他們對於這本不完備且又完全卑卑不足道的著作加以善意的批評和改正。

凡有關於這歷史的文件和舊雜誌，我在我可以靜心去研究的各地方已搜求殆盡，我又曾在我有機會去遊歷的別的城市中，收集得了不少有用的報告。有好幾個人曾以種種方法使我的工作得以進行順當，我對於他們表示我誠心的感謝，那就是柴門荷夫 (Zamenhof) 博士，瓦薩 (Warszawo) 的柴克爾猶斯基 (Zakrjewski) 先生(註11) 伊斯勒 (Isle) 的卡爾特 (Curt) 教授，羅列 (Rollet) 先生，巴黎的莎威 (Chavet) 先生，不列顛博物館理事局 (Direcção de l' Bria Muzeo) 倫敦的羅稜司 (Lawrence) 女士，以及日內瓦 (Genevo) 經已逝世的哲學家納維若 (Ernest Naville) 的家屬——這家屬曾把他豐富的文庫中的國際語部慨然贈給我。

關於萬國語 (lingvo universal) 的思想史，本書獨付闕如。(註12) 蓋各種人造語的方案，及其劇烈的爭論，對於世界語歷史簡直沒有什麼影響。

這歷史的第二卷便有機會得以述及這外部方面和理論方面，並得以說及巴黎的劉（Leau）先生和孤徒拉（Couturat）先生兩人所創設的『委員會』（Delegacio）之活動，同時便極饒興味地並將一八九四年『聯盟』的改革運動拿來互相比較，可見這次改革運動在世界語的歷史中是比較不足輕重的。

關於國際語問題的理論史和普通史，實在有不少用各國文字寫的有趣味的作品，我絕不想再在這裏贅述或撮錄了。

我覺得開頭便把世界語同印度·歐羅巴諸言語史——他的言語上的源流——合攏在一起，較為合於論理。世界語和『倭拉朴語』或『波拉克語』（Volapük aŭ Polak）（註四）絕無瓜葛，世界語卻借重諸種羅馬語和日耳曼語的共通原料，以造成他的基礎的。至於他的生存乃叨蒙他的信徒們，他的作者們，尤其是他的發起人和第一個著作家之實用。所以世界語運動的歷史必定要同這種言語本身的歷史連合在一起。

有一次，一個法國詩人對我說：『創造一種新言語正如開創一種新宗教一樣，』世界

語史恰好就證明了這句話。十一年間指出這種言語如何生存，如何創造其特有的人羣，和特有的精神與成例，如何於他的信徒們中間產出一種新的情感，而這種情感殊屬神妙而不可測，給文學上體裁上以至整個的運動上以極深刻的印象。世界語人羣的崛起，世界語文學的創造，卻完成了這初期的世界語史。

這種言語怎樣在一個天才者的手上，變得那麼柔韌，變得那麼優美，變得那麼流暢，世界語的創始史便一一把他說明出來，至於這種言語怎樣在各處的實用者和一班熱心的新作家的手中，於散文詩歌之上，變得那麼豐富，變得那麼廣大，那初期的世界語文學便指明之。值得注意的便是當時的字彙雖然那麼缺乏，但世界語卻創造了他表情達意的方法，配合詞語，『錯綜交雜』，悉皆相助爲用，這殊足以令人驚異。

世界語只靠着他特有的一點薄薄的財富來資養自己，然而因爲他這副小小的財產不絕地運用，不絕地經營，卒之這種言語得以創造了他特有的富裕，獨具的美好，和精純簡要的明白清晰。尤其是在那初期這種言語在本身上行生，自行發達，而『第一書』及

其後的『普通字典』兩書的材料歷時甚久，猶覺完滿無缺。

不過稍後，即在此歷史第二卷所講到的較近時期內，因為常有同世界語生活的新事實一齊發生出來的種種新需要，世語界的字彙始益有急速的擴充。深幸經歷多年世界語猶為一般詩化的理想家之祕密的小團體間的語言文字，這樣，他遂有餘暇得以培養其表情達意的能力，使有完滿的價值，馴至一旦，有如好花開吐，光華四溢。

最好的便是他正當『筆路藍縷』之日，而自知發皇張大之道，凡可以實用的東西都一一拿來實用，因此，便建設起一個活潑潑的基礎來了。這個基礎到後來可就把他的生活和他的精神溝通一致，再過一下，便造成了一種新的材料。設使那些初期的世界語著作者不努力從現成的資料來探求他所需要的語言文字，或從現成的資料來構成他所需要的語言文字，那末，他們將徒永遠着意於表面之創新，世界語便相信得過卻成了極粗劣，極生硬，既無精彩，又無特色，將不免備受各種語言文字的影響，而至雜亂無章，危險極大了。幸而初時的世界語學者極有眼光，特別注意到言語的活用，知道給言語以特有的靈魂；這麼一

來，循着柴門荷夫起始所明白指示出來的方針前進，他們遂使世界語卒之得到成功。一九〇〇年以後，世界語運動益有一日千里之勢，四面八方的新信徒又復聲勢浩然的急起直追，他們帶着了一種強有力的一例相傳之力，找出了一種已經適用的語言。在這麼顛撲不破的勢力之下，一切新生的分子無不殊途而同歸。

這種言語以其特有的生命自行交付有一班雜亂紛殊的新黨徒的手上。在各種新科目上，種種新字都紛紛運用起來而成習例，字彙也就多方擴充，但這種言語的內心，就是給這種言語以整個的形體和色彩的，這個生命的中心卻絲毫沒有改變，並且繼續不已的將良好的血液分送於四肢百體。日常在口頭的談話中和文字的書寫上，時時的實用，使這種言語的成例只覺越加確定，越加活用。其發展，既屬純出自然，亦復有條不紊，絕非茫無頭緒，各執一端，弄得亂七八糟，

有如萬壑齊赴而成澎湃的奔流，由小溪而成巨川，惟羣山間灰色的水流匯合起來成爲一片蔚藍，在太陽底下卻不絕地反射着他一幅瑠璃色的明鏡。

(註一) 最近卻發見了兩本很好的世界語史概要：(一)拉兌微茲的世界語歷史、文學及組織討論集 (R. de

Ladevèze: Demandaro pri la Historio, Literaturo kaj Organizaĵoj de Esperanto

(二)安得別·菲雪博士的世界語史 (Andreo Fiser: Historio de Esperanto) 此書曾在安特

倭品 (Antwerpen) 大會的文學競賽得到獎賞。

(註二) 柴克爾猶斯基先生是我們的才力優巧的世界語歷史家，早已發行了好幾本很有趣味的作品和冊子。

他剛剛起首發表一篇詳細的世界語運動史於『比利時世界語學者』(Belga Esperantisto) 雜誌(一九一二年)他的探究工夫很有價值。

(註三) 在『基本文範』(Fundamenta Krestomatio) 裏，由二五六頁至三一六頁，有幾篇關於這個题目的饒有趣味的文章。

(註四) 譯者按：『倭拉朴語』是人造的國際語之一，許萊耶 (Schleyer) 創造之。

柏里華，一九一二年六月，於日內瓦。

原書第二版作者自序

Antauparolo al la dua eldono

大會時期內的世界語的歷史，許多世界語學者都知道了，但關於世界語歷史的創始，便很少人知道。此書便是講述世界語歷史的前期的，已經發表於十年以前。現在把他再行付印，除了兩處因戰後的歐洲地理要加以修正外，其餘均照舊一樣。

我請求大家把第一版的序文當作是關於世界語得到生存的一個說明來讀。

作者，一九二三年一月，於日內瓦。

世界語史

目次

第一章	世界語和印度・歐羅巴諸言語	一
第二章	世界語的字典	六
第三章	柴門荷夫世界語的創始	一一
第四章	『第一書』的出世	二七
第五章	第一年『第二書』	三一
第六章	美洲哲學協會『及第二書增刊』	三六
第七章	呂因堡・愛因斯坦『世界語主義者』	四四
第八章	聯盟改革運動	五三

第九章	烏柏沙拉的『國際語』	六
第十章	法蘭西的社團『世界語學者』	六
第十一章	波佛朗的影響	七
第十二章	俄國內的世界語內部思想言語的精神	八
譯者跋		九

附錄

希望歌（柴門荷夫）	一〇
我的思想（柴門荷夫）	一〇三

世界語史

第一章 世界語和印度歐羅巴諸言語

Esperanto kai Indo-europaj lingvoj

名爲「歐羅巴的」各種言語中間有極大的差異，爲謀國際間的瞭解，就使世界語成爲必要，但各種言語中間，同時又有值得注意的類似，世界語卽以此來構成它的基礎，並由此而引出它豐富的字彙。所以，我們如果研究世界語，關於歐羅巴諸言語及其源流，須得知道一點。

在地球上，人類所講的言語極爲駁雜，一地方有一地方的言語，一國有一國的言語，總共算來，爲數極多。有些人從這些言語中就其多數來研究，找出其中幾種相互間的聯帶關

係來，按此聯帶關係，把它們分成幾大系。在同系的諸言語中間，加以研究，便可知其類似之點，但從一系至別一系之間，那些學者現在已沒有多大發見了。這種研究，有人叫作『比較文法學』，並以爲這對於人類種族史的研究是一個最有價值的幫助，因爲那些遷徙的民族自然而然定必保持着他們的言語，比起他們的地方習慣，他們的宗教或建造技術，還不容易丟去。

我們可以在各種主要的語系中舉些例來說，如大烏拉諾，阿耳泰系（*uralo-altajia familio*），內有芬蘭，馬治雅爾（*magjara*）（屬芬蘭，烏格利派 *finno-ugria grupo*）及土耳其，蒙古，韃靼，騰古（*tungua*），高麗，日本（屬其他的各支派）等等言語，又如印度支那系（*indo-hina familio*），內有暹羅，法耳姆（*farma*），中國等等言語，又如紐，阿非利加系（*neo-afrika familio*），內有班士（*bantua*），蘇路（*zulua*）等等言語，又如塞米德系（*senida familio*），內有希伯萊，阿剌伯，以斐亞比（*etjopia*）等等言語，又如印度，歐羅巴系或阿利安系（*indo-europa aŭ aria familio*）（註一）其中包括各種不同的支派，如波斯語，